

《老子》中的“道”与《圣经》中的上帝——经典的语言层面对话

The “Tao” of *Tao Te Ching* and the
“God” of the Bible: Dialogue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ics

郑云波 浙江大学

Zheng Yunbo, Zhejiang University

313

[Abstract] “Tao” i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Lao Tzu, and “God” is the center of the Bible. Countless researchers and Bibl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meaning of “Tao” and “God”. Some believe that the “Tao” of “Tao Te Ching” and the “God” of the Bible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concept. Others conclude that they are distinct and uniqu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two by working from the original texts to allow the language of the texts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自然规律的认识非常不完善和非常零碎；因此，相信自然界存在一种包罗万象的根本规律，这种观点本身也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

的。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迄今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信念是站得住脚的。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所笃信的宗教实在是不大相同的。

——爱因斯坦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根基和核心,“上帝”则是圣经的中心。古今中外的研究者、解经家对于“道”和“上帝”的理解与阐释,可谓数不胜数、汗牛充栋。有人认为《老子》书中的“道”与圣经中的“上帝”实为“同出而异名”。也有人认为两者大相径庭。且让我们抛开过多的探究和推想,回到经典本身,让其自身言语层面的对话来完成命题。(文中引《老子》均简注为第几章)

314

一、道与“天上的上帝”

众所周知,上帝有两种位格:作为“天上的上帝”和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道与“天上的上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这是《约翰福音》的开篇。此处圣经里的这个“道”字在希腊原文里是 Logos,拉丁经学家勉译为 *verbum*,英语依之转译为 *Word*。而我们这位汉学家(约在 19 世纪上半叶,人名待考)将其意译为“道”,可以说是和圣约翰一样具有灵感。

道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

‘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老子》对“道”的性质的描述，与圣经中的“上帝”是极其相似的。“上帝”也是先于天地生成之前就独立存在，不依靠外力推动(“上帝”是第一推动力)，到处运行从不休止的。因为根据圣经，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1:1)“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1:2)是的，“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言说的道就已不是那永恒之道了。把那“先天地生”的“混成”之物“强字之曰‘道’”，从某种意义上就已经限制了其无限的可能性。同理，“上帝”也只是人冠以的一个名称，只是被称为“上帝”的某某罢了。上帝的存在是一种超验的存在，并非是实体的或观念的存在。对于个体而言，上帝只能是一种位格上的上帝，我们只有进入自己的位格存在——对生命和世界负责，才能接近真实的上帝。种种流俗的上帝观，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强字之曰”的“上帝”这个名称在作祟。

道是万物的本源，“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五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我们把目光转向圣经，几乎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话语：“万有都是本于他。”(《罗马书》11:36)而上帝造亚当，又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亚当与夏娃结合繁衍子孙，又可谓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形象版了。

道是超越时空和物相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二者不可致诘，固混而为一。其上不愧，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正因为道超越所有，所以道能适于一切。当郭子问道在何处时，庄子回答说，道在“天地日月，蛾蚁(禾弟)稗，瓦臂屎溺。”(《庄子·知北游》)正可谓：“上帝无处在，又无处不在。”

然而是否说,因为道“玄之又玄”,就无可把握了呢?不是。“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道”虽然是恍恍惚惚无定体的,但其中有其形象与实物;在深远暗昧之中有其精质,这精质是非常真实的,使人不得不信。这样的话在圣经里是如此表述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

道是宇宙天地间一切事物得以存在的根基和渊源。“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章)而离失了道,也就要败亡,“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三十九章)圣经中对“上帝”的普遍意义的论述与老子对“道”的普遍意义的认识可谓如出一辙:“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诗篇》36:9),“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诗篇》73:27)

“道”是万物之本,自然也是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的根基。道虽然玄妙,但毕竟是可以认识的。可躁进、逐利、迷惑的世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和接受“柔弱”、“谦下”、“虚静”、“慈检”之“道”?所以老子不得不感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雅各书》3:13)《新约·圣经》提出了关于“天上的智慧”与“地上的智慧”的区分。在保罗的说法即是上帝的智慧和属人的智慧(在上帝眼里这恰是愚拙)。人的智慧是一种功利的“智慧”,所以圣经上说:“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路加福音》10:21)老子自称为“愚人”,若按圣经上的说法,正是得益于这“愚”才能得道。“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

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7—10）“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不正是“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么？世人不理解上帝，不接受上帝，与不理解“道”，不接受“道”是同一个道理：为外物迷惑，不能静下来反观自己的内心。“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5）“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福音》1:10）“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1:21—22）

人不理解“道”，不接受“道”，而“道”却不置离弃他的人于不顾。“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道”的可贵性正在于他的一律平等，在于他不为善人所专有，在于他不抛弃“不善”。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马太福音》5:45—46）福音书里的一件事很好地阐释了这个观念：耶稣的门徒与税吏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29—32）“天道无亲”（七十九章），“神不偏待人”。（《罗马书》2:11）上帝不偏待人，但他“常与善人”。（七十九章）一个女人在耶稣讲道时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11:27—28）耶稣又曾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50）

二、“道”与“道成肉身的上帝”

——耶稣基督

“天上的上帝”——天父与耶稣基督具有同一的指向,只不过是不同的位格生成罢了。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世间的人格化。我们将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上帝——耶稣基督所具有的品性与老子那玄乎的“道”的“品性”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也会得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老子》第六十七章是“道”的自述,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最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或许找不出更贴切更精练的文字来概括福音里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言行事迹中所显露的基督的品性了。

“慈”,兼有柔与爱的双重意味,位“三宝”之首。若只用一个字来描述耶稣,那当然是一个大写的“爱”了。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他因着爱人的缘故,“道成肉身”降临人世,大声宣讲天国的福音,温柔地训导人,医治人的肉体,拯救人的灵魂。超验的、绝对自在的和绝对无辜的上帝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成了人,并无辜地承受着此世的受苦和折磨,以至最终无辜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上帝那里,爱与受苦是同一的,正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才能无辜地受苦。“慈故能勇”,正是秉着人所无法测度的深渊般的爱,耶稣勇敢坚定地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并最终“以十字架上的惨情”将上帝之爱彰显到极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想到的仍然是罪

人的灵魂。对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

“俭”，兼有节约和收敛克制的意思。作为无上荣耀之子，耶稣是降生在马槽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8:18）他对门徒是这样嘱咐的：“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马可福音》6:8—9）“俭故能广”，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马太福音》6:24）很多时候，我们的外面“俭”了，里面却“丰”了，“抛却外物的迷惑囿绊，内在的精神就容易提升到新的高度，从而宽”。

“不敢为天下先”，即不争和“居下”的意思。“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耶稣是夫子，是先生，是荣耀之主，可他却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姿态。相反，“心里柔和谦卑”（《马太福音》11:29），甚至为门徒们一个个洗脚。（《约翰福音》13章）最终，人子被高举起来，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8:14）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马丁·路德在他的《海德堡论辩纲要》中提出：上帝不是通过力量和荣耀来将自己显示给人的，而是在苦难和十字架上显示给人并以此方式使罪人成义的。但是，上帝为何要选择十字架上成人，为何降身此世偏偏要选择无辜受苦的临在，为什么不显示其全能，解除人的受苦，反而在十字架受难事件上显示自己的苦弱？我们不得其旨，只能对

这一行动作个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论“道”，也论“德”。“德”是“道”在人间的体现，即“道之用”，“道之功”其中“上德”是完全合乎“道”的精神的，是等同于“道”或为“道”之所涵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圣经里，上帝与耶稣的关系也正是如此。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在人世的显现，是上帝精神的充分体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二十一章)圣经里最能体现这句话的是当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害时在客西马尼的祷告。“(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马太福音》26:39,42)

另外，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的思想与基督教的社会学理论可谓“不谋而合”，基督教社会学说坚持位格共同体的社会学本体论，力在维持与一个无限的精神位格(即上帝)缔结的爱的共同体和由爱组成的精神团契。一旦失却了这种神性的位格中心，人的契约和诺言也就失去了保障，只能成为“乱之首”了。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灵魂彼此之间最深刻、最有效力的终极联系已被否定，人的社会存在的团契性已然丧失了精神本源上的统一根基。“礼”之所以是“忠信之薄”的表征，是因为其一层层“沦落”，失去了其本源——“道”。正如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思·舍勒所指出的：以为人类集体的本质和存在建筑在人类契约之上，这种从伊壁鸠鲁时起就有的学说，延续到康德，都是本末倒置。